DOI:10.16345/j.cnki.cn11-1562/i.1983.04.012

# 德国大学生的奇遇

[美]华盛顿·欧文　张隆溪　译

在法国革命动荡时代的一个暴风雨之夜，有个年轻的德国人正穿过巴黎的老街区，在夜半更深的时候走回他的住处去。闪电划破夜空，隆隆的雷声沿着高楼耸立的狭窄街道轰鸣——但是我却要先来讲一讲这位年轻的德国人。

戈特弗里德·沃尔夫冈是一位世家子弟。他在哥廷根[①]学习过一段时间，但由于生就一种好幻想和沉醉于神秘灵感的性情，他已经离开正轨，走入了荒诞玄虚的思辨学说的歧途，这些玄学曾常常迷住德国的大学生们。他与世隔绝的生活、专心致志的攻读和他钻研学问的那种奇特的性格，对他的身心都发生了影响。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他的想象也有毛病。他一直沉缅于对于精神实体的空幻的沉思，到后来竟像斯维登堡[②]一样，完全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一个空想世界之中了。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了一个怪念头，总觉得有一种邪气笼罩在他头上，有一个魔鬼或者妖怪在设法诱惑他，千方百计使他沉沦。这一个念头使他本来就忧郁的性情大受影响，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他变得面容憔悴、精神不振。亲友们见他日渐被精神的疾病所折磨，决定最好的治疗办法是使他换个地方；所以，他被送到繁华欢乐的巴黎来结束他的学业。

---

① 哥廷根（Göttingen），德国著名的大学城，现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② 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神秘主义者。他早年从事科学研究，发表了大量著作，对自然科学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晚年却潜心于神秘的灵学研究，自称可以和灵魂、天使交往。

沃尔夫冈正赶上革命爆发的时候来到巴黎。一开始，大众的狂热吸引住了他那热烈的精神，当时的政治和哲学理论也使他入了迷。但接着出现的流血场面却震动了他那敏感的天性，使他厌恨社会和人生，变得更加孤僻。他把自己关在大学生们居住的拉丁区①一个单独的公寓房间里。就在那儿，在离巴黎大学修道院式的围墙不远的一条阴暗的小街上，他继续埋头于他所喜爱的玄想。有时候，他一连几小时消磨在巴黎的各大图书馆里，那儿本是死去的作者们的坟寝，他在积满灰尘的故纸堆里翻来找去，为他那不健康的胃口寻求食粮。可以说他成了一个文献的饿鬼，专门在衰腐文献的停尸房里盗食尸体。

沃尔夫冈虽然性情孤僻，深居简出，但却也有热烈的气质，不过这种气质暂时还只能发挥在他的想象之中。他太腼腆，太不懂得待人接物，所以简直无法接近女性，然而他却是女性美的热情的倾慕者，在孤独的小屋中，他常常沉醉于他所见过的体态与容貌的幻想，而他的想象往往把一些可爱的形象装点得远比现实美丽。

在他的精神处于这种激动而升华的状态中时，一场梦对他产生了一个非凡的效果。他梦见一张绝世佳人的脸。这张脸给他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使他一再地做起这个梦来。这张脸白天萦绕在他的脑际，夜里又来到他的睡梦之中；简而言之，他热烈地爱上了这个梦中的幻影。这场梦一直做下去，后来竟成为患忧郁症的人的头脑中经常出现的那种固定的幻象，有时也被人们误认为疯狂的。

戈特弗里德·沃尔夫冈的情形，在我提到他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他正穿过巴黎古老的沼泽街区②陈旧阴暗的街道向寓所走回去。他走到了格列夫广场，那是当众处决犯人的地方。闪电在古老的市政大厦③的尖顶上颤动着，将时隐时

---

① 拉丁区（Pays Latin），塞纳河南岸的巴黎街区，与著名的巴黎大学相邻。

② 沼泽街区（the Marais），巴黎市古老的街区，位于塞纳河北岸。处死法王路易十六的行刑手参松及其以处决犯人为业的家族就住在沼泽街。

③ 市政大厦（Hòtel de Ville）面对市政大厦广场，即从前的格列夫广场。

现的闪光撒在前面的开阔地上。沃尔夫冈正走过广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到了断头台旁边，禁不住吓得倒退了几步。那时正是恐怖统治的极盛时期，这可怖的死刑器械随时都在准备着，它的台架上也不停地流着贤者和勇者的血。就在那一天，它刚被用来杀过人，这时它矗立在沉沉睡去的城市当中，样子显得阴森可怖，好象在等待着新的牺牲品。

沃尔夫冈感到一阵恶心，他全身颤抖着正要转身离开那可怕的杀人机器，突然看见一个黑影，好像畏缩在引向断头台的阶梯脚下。一连串闪电的强光把这黑影照得清楚了些。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全身穿着黑色的衣服。她正坐在断头台下面的一级阶梯上，她身体前倾，脸藏在膝头上，散乱的长发一直垂到地面，滂沱的大雨正顺着头发淌了下来。沃尔夫冈停住了。在这尊悲哀的纪念像中似乎有什么使人敬畏的东西。这女人的样子不像是普通平民。他知道这时代充满了盛衰浮沉，有几多玉貌花颜，虽然过去头下枕着羽绒，如今却四处流浪，无家可归。也许这一位便是个可怜的哀悼者，被可怕的刀斧弄得孤苦凄凉的吧，她现在肝肠寸断地坐在这生存的岸边，而她所珍爱的一切却已被投进了永恒。

他走上前去，以充满同情的语调对她说话。她抬起头来，以狂乱的目光凝视着他。沃尔夫冈多么惊讶，在闪电眩目的光照下，他看见的正是常常在他梦中出现的那张脸。它苍白而忧郁，然而却美得令人心醉。

沃尔夫冈由于激烈而交集的情感浑身发抖，他又一次向她打招呼。他胡乱说了些她不该在这样的深更半夜暴露在这样的暴风雨之中的话，又自告奋勇要把她送回亲友家中去。她却用一个含有可怕意义的手势指了指断头台。

“在这世间我没有亲友！”她说。

“但是您有家呀，”沃尔夫冈说。

“是的——在坟墓里！”

大学生听到这样的话不禁倍感同情。

他说："如果一个陌生人敢于表示愿意帮助而不致被误解的话，我愿提供我的寒舍为您暂蔽风雨，而我本人愿做您忠实的朋友。我在巴黎也是无亲无故，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外乡人；但我的生命如能效劳，它就将供您驱使，我宁愿牺牲生命来保护您不受任何伤害或屈辱。"

年轻人的举止当中有一种动人的诚恳。他的外国口音也对他很有利，表明他不是老住巴黎的本地人。的确，真正的热情里是有一种不容怀疑的雄辩力量的。无家可归的陌生女子完全信赖于大学生的保护了。

他扶着步履蹒跚的她走过新桥，① 走过了亨利四世的铜像被群众推倒的地方。暴风雨渐渐平息下去，雷声也在远处轰鸣。整个巴黎一片静寂，人类情感的强大火山暂时睡去，为了明天的爆发在集聚着新的力量。大学生领着靠他照管的女子穿过拉丁区古老的街道，经过巴黎大学阴暗的围墙，来到了他所住的那家大而邋遢的旅馆。看门的老妇人在让他们进去的时候，见忧郁的沃尔夫冈带来一位女伴，这不寻常的景象不禁使她惊讶地注视了几眼。

走进房间之后，大学生才因为他住处的窄小和没有收拾而第一次红了脸。他只有一个房间——一间老式的客厅，有极繁复的雕饰，里面的摆设稀奇古怪，都是豪华的往昔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因为这家旅馆是卢森堡宫区的几家旅馆之一，过去是贵族的私产。房间里堆满了书和纸，还有通常大学生使用的一应器物，在尽里头一个角落里放着他的床。

点上灯之后，沃尔夫冈更有机会仔细端详这位陌生女子，也更被她的美貌所陶醉。她的脸色苍白，但是却白皙细嫩得令人惊奇，浓密乌黑的长发簇拥在脸的周围，更显得肤色的白净。她一双眼睛又大又亮，显出一种近乎狂乱的奇特神情。就她那身黑色

① 新桥（the Pont Neuf），现在已是巴黎最老的桥，它把拉丁区与塞纳河右岸连结起来。

衣衫可以显出的样子看来，她的身材极为匀称。她虽然衣着极其简朴，但整个的相貌却异常妩媚。她穿戴的唯一近于装饰的东西，便是用钻石别针别起来围在颈上的一根宽宽的黑色带子。

对于如何安排这位突然间处于他的保护之下的可怜人儿，大学生开始感到为难了。他想把房间让给她，自己到别处去找个睡的地方。可是他又那么迷恋于她的姿色，他的思想和感觉好像都着了魔，简直不可能从她身边走开。而她的神情也有些奇特而难以捉摸。她不再说到断头台。她的痛苦已经减轻了些。大学生的关切先是赢得了她的信任，看来而后又赢得了她的心。她显然也和他一样是个热心人，而热心人是很快就能互相理解的。

在一时的情热冲动之中，沃尔夫冈向她倾诉了衷情。他把自己神秘的梦境讲给她听，告诉她甚至在他们见面之前，她就早已占据了他的心。她也被这样的倾诉打动了，并且承认说她也感到一种想接近他的同样难以理解的冲动。那正是非常的理论与非常的行动的时代。旧的偏见和迷信都被扫除了，一切都处于“理性的女神”掌握之中。在旧时代的垃圾之中，婚姻的形式和仪礼开始被人看成是对可敬的精神的浅薄的维系。社会契约正在风行一时。沃尔夫冈既是那样爱好理论，自然免不了受当时自由派学说的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呢？”他说，“我们的心是联在一起的；在理性与荣誉的眼中，我们已经是一个人。还何必要那种卑下的形式来联结崇高的灵魂呢？”

那陌生女人激动地倾听着：她显然也从同一派理论中得到了启发。

“你既无家园又无亲友，”他继续说道：“让我来做你的一切，或者不如说，让我们做互相的一切吧。如果形式是必要的，那就让我们尊从形式——这儿是我的手。我把自己永远地交给你了。”

“永远吗？”那陌生女人庄严地问。

“永远！”沃尔夫冈回答。

陌生女人紧紧抓住伸给她的手："那末我就是你的了，"她一面喃喃地说，一面倒在他的怀里。

第二天一早，大学生离开还在沉睡的新娘，冲出去寻找能够适应他生活中这一变化的更加宽大的住房。等他回来时，他发现那陌生女人躺着，头悬在床沿外，一只手横在头上。他唤了她几声，都沒有得到回答。他走过去想把她从那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摇醒。他一拿到她的手，才发现这手冰凉——沒有一丝脉搏——她的脸也灰白而吓人。一句话，她是一具尸体。

沃尔夫岡被吓得要死，他赶快向旅馆里所有的人发了警报。接着是一场混乱。人们把警察也叫来了。警官走进房子一看见那具尸体，不禁大吃一惊。

"上帝呀，"他喊道，"这个女人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知道她什么事情吗？"沃尔夫岡急切地问道。

"我知不知道？"警官叫道："她是昨天被砍头的！"

他说完走上前去，解开尸体颈上那根黑带子，那头便滚落到地板上来！

大学生一下子发了狂。"魔鬼！魔鬼占有了我！"他尖声叫喊着："我永远完了。"

他们想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毫无用处。他摆脱不了那种可怕的信念，认为有一个魔鬼使那尸体复活来诱惑了他。他神经错乱了，最后死在疯人院里。

讲到这里，那位老先生便戛然而止。

"这是眞人眞事吗？"那位爱问个究竟的先生说。

"是不容怀疑的眞事，"老先生回答。"我的消息来源是最可靠的。是大学生本人亲口对我讲的。我在巴黎的一个精神病院里见过他。"

## 译 后 记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 是美国文学

史上第一个在欧洲获得声誉的作家，被誉为“新世界派往旧世界的第一位文学大使。”他旅居英国和欧洲大陆，写成了脍炙人口的《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1820）和《游客谈》（Tales of a Traveller,1824）等作品，笔调优美清新，极富乡土气息和浪漫意味。欧文是个讲故事的行家，文集中许多短篇小说写得绘声绘色，情节往往离奇怪异，但叙述者善于以极为生动的语调把它讲得娓娓动听。和我国的《聊斋志异》一样，欧文许多以鬼怪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志怪”小说，在艺术上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一定的批判态度。欧文在作品中往往以理想化的笔调描绘未受资本主义商业化过程侵袭的纯朴的乡村生活，以幽默而又略带忧伤的情调缅怀被他田园诗化了的早期殖民时代的美国社会。在欧美的文学传统中看来，欧文的作品一方面深受十八世纪哥特式小说和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文学的影响，追求神秘幻想的气氛，另一方面又预示了后来许多美国作家，尤其是像霍桑、爱伦·坡等人的创作方向。选自《游客谈》的这篇《德国大学生的奇遇》，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在这个不到五千字的短篇里，欧文采用异国情调的题材，通过简练生动的环境描写，着意渲染一种神秘甚至恐怖的气氛，清楚地表现出浪漫主义文学中民间故事和十八世纪哥特式小说的影响。故事结尾时叙述者直接出现，又是欧文以见闻录形式写作的一个创作特色。

《德国大学生的奇遇》是对荒诞虚玄的抽象思辨的揶揄。沃尔夫冈代表那种远离现实的倾向，他埋头于故纸堆，沉缅于自己编织起来的病态的空想，最后免不了在疯人院里了结一生。作者对这个人物是明显否定的。与此同时，作为在政治思想上偏于保守的浪漫主义者，欧文在这个短篇里也表现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不理解，尤其是对雅各宾专政的反感。他对断头台的描写，对“理性的女神”和“社会契约”这些法国革命思想原则的嘲讽，都明白暴露出他的这种态度。但是，欧文并没有美化或歌颂在革

命中被推翻的贵族。沃尔夫岡日思夜想的那位“绝世佳人”，不过是旧制度的一个幽灵，她虽然已在断头台上丧了命，但她邪恶的精神却还在毒化着像沃尔夫岡这种人的身心。因此，欧文对法国革命虽然作了歪曲的描写，但也借沃尔夫岡的奇遇批判了对贵族阶级表示同情的感伤主义态度。

在这个短篇中，像在欧文的其他许多作品中一样，作者眞正感兴趣的是情境和气氛的渲染，是如何以最经济的笔墨讲述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在这方面，《德国大学生的奇遇》无疑是华盛顿·欧文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译者